



音曰唯是文明堂行禮天宇澄清月星明潤黎  
明觀瞻御樓肆赦日光絢彩萬姓懽呼臣猥以  
疎庸恭承顧問獲覩盛際不勝慶抃之至所合  
具奏乞宣付史館謹錄奏

聞奉

御筆依

法筵第一疏

公時為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丞相鄭清之久專國柄  
老不任事臺官潘凱吳燧合章論列清之不悅改遷二人  
二人不拜命而去公上疏力斥清之之罪其言明白正大  
上嘉納之凱燧由是復得召

臣聞民天民也天實念之三邊蹂踐生理未復

而賦役之征已竣洪潦爲災室廬蕩盡而賑卹  
之惠未週田里蕭條十室九空而貪酷之吏方  
橫歛而不息此豈天之心邪必也發政施仁如  
擘頭然斥貪逐暴如去蠱毒使吾民得全一綫  
之生意則惠民所以奉天而天意可回矣賢者  
天民之秀也天實愛之考槃在阿白駒空谷而  
弓旌徒示於虛名淹留外服陸沉下僚而拔擢  
未開於公道不安於朝翩然引去而留行不出  
於實意此豈天之心邪必也廣卷阿之求薦緇  
衣之好不名取而實舍不外敬而中憚則籲俊

所以尊帝而天意可回矣命德討罪天之賞罰  
也天實謹之烈姻婭於膺仕暴有瘁於濫封而  
俊英未克於見遺私官爵於房奩通蹊隧於請  
託而孤寒不能以自進藩籬自毀延寇入室而  
曾不傷其毫毛霜簡無私罪狀昭白而乃爲之  
回護此豈天之心邪必也勸善懲惡昭示大公  
一毫之私不得而與則賞罰無非天而天意可  
回矣王言作命天之號令也天實重之小小除  
授瑣瑣自訴有司法或煩宣諭之丁寧以失予  
奪之公當此豈天之心邪必也內外之禁截然

森嚴干撓之私痛加抑絕則號令無非天而天  
意可回矣至於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  
之謂教此又聖賢之格言古今不易之理也凡  
厥有生同稟是性四端萬善莫不咸備故曰民  
受天地之中以生能者養之以福所謂福者固  
非自外來也特其氣質之不齊而不能以率是  
性故脩道之教不無賴於上之人耳而其所以  
為教者豈有他哉不過人倫天理之正禮樂刑  
政之具日用飲食之常而道固在足矣善乎韓  
愈之言曰其為道易視其為教易行以之為已

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  
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則無所處而不當天下  
之福孰有大於此哉舍是則異端矣從異端以  
求福未見其所謂福也天生聖人正望其開導  
冥迷使之舍異端以從吾道以復天命之性也  
殫民力以事工役竭財用以崇棟宇舍正道以  
趨夷教又豈天之心邪必也去奢而務儉修本  
以勝未使天下曉然知聖明之君識見高遠與  
天下共由於斯道之中則人心悅澤而天意可  
回人矣臣不勝大願願陛下密察於幾微之間

益謹於斯須之頃凜然如嚴親之臨乎其前一  
云爲一舉措無一毫不當於天心則脩德應天  
之實於是乎在如是而天意不回天休不至天  
下不治臣不信也抑臣聞之公論國之元氣也  
元氣流暢則四體康強元氣壅底則百骸受病  
入言之同乃天理之公不可使之一日不伸也  
陛下聖度天寬超越千古危言激論靡不包涵  
一二臺臣倏入驟出或者疑焉萬一果因言事  
之失實遂與美遷而斥去臣竊爲陛下惜之草  
茅激烈猶賴優容臺臣盡言亦其職分以言逐

人非盛世所宜有臣願陛下思元氣之所係當  
使之流暢毋使之壅底天下幸甚宗社幸甚取  
進止

### 第二疏

臣聞善計天下者察紀綱之振弛天下之治忽  
判焉人主以一身立於群臣庶民之上我如此  
其寡彼如此其衆舉天下之人環向面內如身  
之使臂臂之使指繩繩然不敢紊何也有紀綱  
以維之也一日無是則勇者矜怯者攝強者抗  
弱者離權謀者傑黠者暴鷙而狼戾焉者皆將潰

製四出而不可制矣是故紀綱既正天下以定  
亂其紀綱則滅亡繼之矣由古迄今未有舍紀  
綱而能治者聖人知其然常使紀綱之在天下  
有扶持無廢棄有振飭無縱弛而天下之勢常  
如泰山四維之安紀綱之關係於國也大矣然  
紀綱不能自植立也必有植立之者朝廷紀綱  
之所自出也懷有我之私者或撓之百司庶府  
紀綱之所自張也昧匪躬之節者或壞之監司  
帥府郡縣之職紀綱之所自行也強梁干紀貪  
濁冒法者或玩視之國之所恃者紀綱耳而彼

固若此吾將何賴哉於是有意臺諫焉臺諫者人  
主之所賴以植立紀綱者也避驄者止行進馬  
者落膽何其畏臺諫也非畏臺諫畏紀綱也言  
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何  
其重臺諫也非重臺諫重紀綱也蘇軾有曰姦  
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  
取之而不足有天下國家者詎可一日使臺諫  
之體輕而人不知所畏邪恭惟皇帝陛下親擢  
言官主張公論未嘗以直言罪人間嘗奮發乾  
剛片紙斥逐其奸回險賊罪所當誅者固不容

貸或語言過當心實忠忱者未嘗不隨加擢用  
天下莫不懼雷霆之威仰日月之明治體尊安  
國勢鞏固實於是乎基之邇日以來一二臺臣  
不得其言而去陛下未嘗罪之也遠近觀望良  
可駭恠白簡霜凝罪狀暴著縱有回護人誰不  
知自宜羞見吏民襍被宵遁今乃頑然無知舒  
徐候代反揭榜以禁臺章之傳紀綱安在乎職  
司耳目事許風聞掩耳盜鍾焉能欺衆自宜退  
思內省痛改厥愆今乃公然強辯巧肆詆訐欲  
以此為鉗制臺諫之術紀綱安在乎紀綱陵遲

何所不至識者為之凜凜陛下不可不亟救之  
臣竊觀乾道八年御史蕭之敏因言事及大臣  
除直秘閣司臬江東告詞有曰造膝之辭有犯  
無隱正人去國豈朕所欲哉孝宗皇帝愛惜正  
人褒寵其去如此所以為扶植綱常之地也當  
時朝廷尊而亂萌遏中國盛而戎心寒豈無自  
而然也此陛下家法也臣願陛下以孝宗之待  
之敏者待二臣使天下曉然知陛下果不以言  
罪人則言路之氣脈不壅國家之紀綱獲振昔  
之撓壞而玩視之者稍知所畏其於治體關係

非輕臣非為二臣計為紀綱計也如是而頑然無知公然強辯者尚得以肆無忌憚臣當不避仇怨彈擊以聞

### 祝明堂疏

時為朝奉大夫上疏言祈天以實不以文

臣聞禮有本有文無本不立無文不行何謂本  
忱意正心脩身齊家以至治國平天下是也何  
謂文典章制度鍾鼓籥豆以至登降俯伏之節  
是也二者要不可以偏廢然與其本不足而禮  
有餘不若文不足而本有餘蓋盡志而後可以

盡物殺牛固不如禴祭之福也成命祀天地之  
詩也不過曰緝熙單心而已我將祀明堂之詩  
也不過曰儀刑日靖而已盡心以脩已法祖以  
安民此乃周人禋祀之本而非直器數文為之  
謂也然則今日之祀徒事其文乎抑求其本乎  
百辟星其黼座齋居萬騎雲屯和鸞徐動此文  
也非本也嘉玉量幣粲然前陳浮磬編磬鏗然  
迺奏此文也非本也清酌薌萸式陳明薦繅藉  
玉冊虔告忱辭此文也非本也文在有司典故  
具存一戒飭之各祗乃事内外文武之臣皆能



為陛下辦此不必上軫宸慮可也而所謂本者則非陛下反而求之不可臣請言其本上帝臨汝毋貳爾心人主一念慮之微無往而非天也縱肆之念或萌於燕私之時敬畏之心或間於逸樂之際則嗜慾得以干其防便嬖得以投其隙而意未忱心未正事天之本有愧矣陟降厥士日監在茲人主一言為之間無往而非天也好惡之端或不察於輿笑之末內外之辨或不謹於防閑之嚴則號令易胥於細微請謁難窒於蹊隧而身未脩家未齊事天之本有愧矣推

而至於治國平天下無非承天意以從事而非人主之私也招徠三聘未能回考槃之歌斥去一鳴適以沮干旄之告籲俊尊帝豈其然乎推服剝龍州縣肆無藝之征刊木運材畿甸興無蓋之投惠民奉天豈其然乎剖符名郡率多恩澤之侯振武清班聯陞姍姍之仕天命有德豈其然乎冊書屢掛猥叨麾節之榮彈墨未乾尋賦封庭之祿天討有罪豈其然乎一紀綱之未振一政事之未醇一施設之未當皆非所以盡國平天下之道而事天之本有愧矣夫天與

禮宗同此一理有愧於天則有愧於祖宗如是  
而祭祀典雖曰典章制度之畢備鍾鼓豆籩之  
具陳登降俯伏之中節是特文而已矣本之則  
無如之何臣願陛下穆然而思惕然而省汲汲  
然而反求戒懼於不睹不聞之地敬畏於立  
立事之時不以私而害公不以欲而勝理方其  
靜也中心無為以守至正及其動也發號施令  
罔有不減則體之大本於是乎在由是舉牲以  
告而知民力之普存奉盛以告而知三時之不  
害奉酒醴以告而知上下之有嘉德二儀合祛

三后並侑將見精神默格彤嚮潛通洋洋乎如  
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矣和氣致祥嘉生象賴禮  
於是乎大備豈專在乎文哉

諫止詣西太宮疏

時為吏部侍郎會有事于明堂充執綬官

臣聞恭謝之禮國有彝典固當舉然東西太乙  
同此神也連日款謁未克重復禮曰祭不欲數  
數則煩煩則不敬重復款謁不幾於煩而不敬  
乎未覩降福之祥適貽不敬之瀆有損無益一  
也冬序漸寒人求安處指揮一降趣辦必嚴道

途之窄狹者寧無勞民動衆之擾擱蹙之窒礙者必撤寧無驚老恐幼之嗟祈福本以爲民民和神降之福怨嗟或起乖戾攸基有損無益二也陛下臨御踰三十年不侈宮室不飭苑囿不事游幸天下所共知也龍翔未幾而集慶集慶未幾而延祥土木繁興丹雘華麗或者已疑爲臨幸之漸所可信者聖心堅定於三十年之間必不轉於三十年之後今禋祀備成駕幸西宮雖以恭謝爲說然羽衛涖湖山之勝貔貅嚴郊烟之屯傳播四方但見游幸之疑似安知款謁

之本心是陛下三十餘年之忱心實德一旦無以取信於天下而向之疑者果如其所疑矣所失豈小小哉有損無益三也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日昨奎畫誕頒消剛長至行資善冠禮正宜謹舉動以示觀法今也方備成人之禮乃覩西宮之行恐非所以示則子孫也何者三十年無所行幸不接於見聞而嚴警躡於湖濱乃得於目擊人之情未必不徂於所覩而忽於所不見也可不慮乎有損無益四也以內地言之年穀幸登而枵腹未飽近寇甫息而

瘡痍未瘳以邊陲言之蜀之竹監雖復而忿兵未退淮之合肥雖捷而哨騎尚留加以窺襄關廣傳聞不一虜多狡謀巧於覘伺萬一行幸之語一轉寧不啓戎心而謂中國無諫臣乎有損無益五也夫天下事損益相半猶當審處無益有損何苦行之此臣所以痛心疾首為陛下告也或謂仁廟嘗因旱魃為禱雨于西太乙矣今日之行亦為民也徽廟嘗因郊祀禮畢恭謝于中太乙矣今日之行亦舊典也臣竊以為不然仁宗當祥暑蘊隆撤蓋遠禱故耳霖隨應

遠近驩呼非今日恭謝比

徽宗宣和間禮成

恭謝禱詣陽德醴泉凝祥上清諸處在今日亦

難以為法今日所當取法有中興之成憲在禮

祀禮畢擇日詣景靈宮次日詣太乙宮此道以

來一遵紹興之制而未云有改也陛下率而行

之無敢不虔天心眷祐人情悅懌未嘗不協應

今遽添此一事輿論籍籍咸謂陛下因此者總

章裸享轉雨而請嘉動聖心遂有是命夫天道

難謀禍福倚伏倘喜心一動而肆心乘之則一

時降格之可喜安知無太可畏者繼之乎臣願

陛下不棄芻言深入聖慮順天人之意察損益  
之宜復頒睿旨亟寢詣西太乙宮指揮一照前  
來屢次恭謝體例施行則刻印銷印在俄頃間  
而敬天實意潛孚默感非特天下歌頌夷狄畏  
服而天命延洪將億萬斯年未艾也

尋奉旨寢其行

### 道學表

時為朝請大夫行右補闕兼侍講

臣聞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吾儒之道實綱維之  
自孝第之至而通於神明自中和之致而位天  
地自開物成務以前民用而範圍不過曲成不

遺無一物之能外無一息之能舍前乎千百世  
之既往後乎千萬世之方來何莫由斯道也二  
帝三王措諸治斯道之所以行至聖大賢筆諸  
書斯道之所以明木鐸希聲轍環告老異說蠶  
起道脉如綫世之不治有由是哉五星聚奎文  
明開運累聖疊起道統有傳天生碩儒項背相  
望周浚其源程導其流朱滙其歸彰明較著於  
摧剝晦食之餘吾道之一泰也陛下聖由天縱  
道本心傳研究聖賢之經恢張帝王之治尊崇  
訓典褒表儒先吾儒之道泰而愈泰猗歟盛哉

比者瞻願書堂不煥宸翰之俾旌熹高第誕盼  
節惠之恩興起斯文表勵風俗惠至溥也臣竊  
謂人主之於斯道表異非難主張之爲難主張  
非難推行之爲難奉太牢之致祀而挾書之禁  
未除能表異不能主張也出百家以尊經而虛  
耗之弊自若能主張不能推行也雲漢粲爲章  
之文泉壤昭易名之典陛下之表異斯道亦至  
矣然嘗考之太極一圖實挾道秘周願密授程  
顥兄弟而顥願不敢輕以授人雖不明以授之  
而言性與天道多出於此朱熹詳爲訓釋敷闡

精微首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  
紐品彙之根柢無極而太極於是乎昭昭矣當  
時執偏見者肆辯而不相下後世立異說者詆  
而不自量是可無以主張之乎今也是非自有  
公論人心不可厚誣邪說紛紛莫或信之向非  
陛下判涇渭於淵衷揭標準於斯世使人心素  
知趨向之正則黑白寧不爲之變亂哉由是觀  
之陛下之於斯道非徒表異之且能主張之矣  
斯道何其幸也雖然道者適治之路也陛下於  
道無不用其心而陛下之治乃不滿人意是何

陛下有功於斯道道不能有功於陛下邪要亦  
推行之未至耳朱熹之論大學有曰致知格物  
是窮此理忱意正心脩身是體此理齊家治國  
平下是推此理陛下聖賢高明理學超詣思毋  
邪以防其外毋不敬以養其內自格物而至脩  
身一理貫徹窮之體之既默會於聖心矣所謂  
推而行之者毋乃猶有當加意者乎易曰風自  
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言行交致  
其謹齊家之要也一言不謹則指揮或失之乘  
快號令或失之不減一動不謹則聲色貨利或

得以授隙左右便嬖或得以弄權由樞機之不  
審致綱常之易位豈所以盡齊家之道哉書曰  
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君臣各盡其道治國之要  
也人君下侵大臣之職則疲於叢脞非所以養  
其明大臣下行有司之事則必懈惰非所以  
全其良昧執要御祥之方乖用舍去取之宜豈  
所以盡治國之道哉詩曰文武以保天以上治內  
采薇以下治外內外之治兼舉平天下之要也  
紀綱不飭無以立  
在內之規模備禦不嚴無以  
遏在外之窺伺鴻鴈未安於災異之後犬羊愈

肆其詭詐之謀豈所以盡平天下之道哉夫通  
天下一理也體用一源入已一致反之於已既  
能格物致知以窮此理忱意王心脩身以體此  
理則達之於人豈不能齊家治國平天下以推  
此理舉斯加彼特餘事耳臣願陛下因朱熹推  
之一辭求大學絜矩之道講貫必見之躬行討  
論必見之事功自身而推之家人倫天理粲然  
脩明堂陞藩牆肅然嚴整則家治矣自家而推  
之國君臣上下不越其分禮樂刑政不失其序  
是非邪正不亂其真則國治矣自國而推之天

下天命人心有所繫屬四方萬里有所觀仰盜  
賊夷狄有所懲畏則天下平矣自已而人由體  
而用絜矩之道罔不周徧此吾儒之道非無用  
之空談而施於有政光明卓犖不可以淺近觀  
也陛下何憚而不爲此哉不然表異之主張之  
謂之有功於斯道功用終不見推行非道之罪  
也昔我太宗嘗曰朕御萬方但持正道以齊  
一之仁宗亦曰朕以中正臨天下當與列辟  
共守此道夫正道之持必以齊萬方中道之守  
必以臨天下祖宗即斯道以善斯世可謂善推



其所爲矣豈徒曰持之守之而已哉此我朝之  
治所以同符帝王而卓卓乎非三代以下所可  
仰望也惟<sub>陛下</sub>監成憲而力行之斯道幸甚世道  
幸甚

### 救災表

臣聞救災有實政彌災有實德脩政可以救災  
而具文不足以安人心修德可以彌災而虛文  
不足以回天心天心未回人心未安天下事勢  
不亦大可畏哉恭惟陛下克蕭天德丕續鴻圖  
臨御以來垂三十載日星風雷之變饑饉疫癘

之災兵戎寇盜之警所以動聖心而駭群聽者  
史不絕書今茲夏秋之交淫雨大作洪流沸湧  
閩浙江鄉同日而水浮骸蔽江哭聲震野田疇  
成砂礫之阜城郭變涇淖之場華顛之氓目所  
未覩嗟夫比年以來民之死於饑死於疫死於  
兵者已不知其幾今又罹此大變何生民之重  
不幸也昔人有言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  
郭今也冒數十城濇焉爲壑非小變也陛下視  
民如傷遇災而憫爰飭有司急加賑卹分命朝  
臣布宣德意而發廩捐金蠲租緩賦救災之政

亦既舉行然果實政乎抑具文乎義廩之儲率  
多虛額無異唱量沙之籌運粟而往道阻且長  
殆類激西江之水官貪吏猾豈暇顧其驚魂之  
未還黃放白催已盡誕於生計之未復若是則  
仁政之行亦具文而已矣謂宜疾首痛心視溺  
猶已以生民之命為重以帑庾之儲為輕酌地  
理遠近之宜為錢米兼用之策所給錢米又當  
參用曾鞏之說一頓畀之勿使日伺升合之惠  
一頓得幾頃幾緡錢則漸可經理生業日伺升  
合之惠則勢不暇他圖此輩之說可行於今者

也至於蠲閭之惠尤當示信急賦官吏匿而不  
行宜令監司鏤榜徧揭使閭閻之民無不同知  
或郡邑違令仍前督催則黜黥吏必無輕貸度  
幾實政脩明實惠徧及無流離蕩析之餘有救  
死扶傷之望矣雖然此政也所以救災者也苟  
實德不脩無以為彌災之道則乖氣日滋展轉  
致異非止目前之災而已是故有九年之水無  
捐瘠之民固由善政之素講而涪水倣予惕然  
脩省曷嘗一委之有司之事哉陛下但布溫詔  
有曰由朕不德在爾何辜深用疚懷曷敢寧處

所以反躬自責者至矣然訓諭雖詳而脩省不力亦虛文耳大抵災異之來必有攸召臣嘗觀漢五行志論陰陽調則水得其性且歷述董仲舒之言謂春秋大水之災皆陰氣盛之所致是知水陰物也陰勝陽則水爲災氣類感召焉可誣也以一心言之公爲陽私爲陰理爲陽欲爲陰以天下國家言之君子爲陽小人爲陰中國爲陽夷狄爲陰陛下一心率由乎大公安行乎至理一毫私欲詎能間或者妄議公私之講貫雖熟而私有時乎累公理欲之界限雖明而欲

有時乎勝理姻婭躡班行之竣節麾寵恩澤之侯猥瑣授職或以中旨而除姦愼遭彈劾以宣諭而止公乎私乎瓊林之藏宜戒而內司田園幾與民以爭利露臺之費宜惜而精廬蚕食撥賜動以萬畝闍寺亟拜事或從其慳祈有司奉行訟或決於得旨理乎欲乎倘不於此力加懲艾則私欲得以害公理非所以調陰陽彌災咎也謂宜反之聖心痛自警省如前數者之病根一旦豁然而克去使私欲屏絕公理昭融則陽明既勝陰濁不行天下之事可以徐舉小人者

君子之陰也宜過絕之大姦投閑當防虎兕之  
出柙巨貪屏處當慮狐蠅之含沙儉朋佞儔之  
斥逐當杜蠅蚋之鑽罅如此則君子小人之陰  
陽調矣夷狄者中國之陰也宜豫備之選將練  
兵必嚴攻戰之具設險據要必謹守禦之方儲  
財峙糧必思調度之策如此則中國夷狄之陰  
陽調矣由一心而達之天下國家常使陰不得  
以勝陽此乃脩德之實彌災之本也 陛下深  
思感召之由力求銷彌之道恐懼脩省廩廩若  
危亡之迫乎其後可也昔漢三輔水凡殺四千

餘人卒基王氏之禍唐河南北水溺死者二萬  
餘衆卒兆藩鎮之叛災異匪虛禍亂踵至漢唐  
覆轍可鑒也詎可謂小惠之施空言之布已足  
以感動天人之心而遂愬然不加念慮也哉抑  
臣聞之財成輔相者人主之事均調燮理者大  
臣之責佐天子理陰陽遂萬物之宜陳平猶能  
言况鴻儒寺秉鈞衡名勝並列廊廟以賢臣輔  
聖主天下方延頸以望太平而災異荐臻莫不  
欵惑大抵人主之心與天爲一格君即所以格  
天也二三大臣所以格君心者必有道矣獨怪

夫公私理欲有時濶濬未聞進正心沈意邪僻  
不入之說如純仁者任賢斥姦或不堅決未聞  
進正欲理會邪正兩字之說如巖叟者財殫於  
無益之用未聞進厚一浮屠恐天下風靡之說  
如浩者恩襲於親舊之私未聞進外戚有才何  
必襲唐人斜封之說如脩者上殿不聞爭論而  
下殿反失和氣內降不聞封還而但曰實如聖  
諭是以陛下之畏相不能勝大臣畏威之心大  
臣之規過不能成陛下改過之美天變之來夫  
豈無所自哉交脩之實意不足以致祥引咎之

虛文無補於銷變悠悠惴日祇廢事耳臣願陛  
下明示訓飭俾圖事功共殫承弼之忱交盡和  
中之義咸熙庶績協濟萬機勿以無益之彌文  
虛擲有用之歲月君臣相勉天人交孚轉吉爲  
祥尚可冀也詩曰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惟陛  
下亟圖之臣不勝詞迫意切震慄悚懼之至

貼黃

臣伏見沿江制司及江東運司申饒州水災有  
曰湖水泛溢四望一壑諸縣管下山源發溢高  
田坍突低田腐爛其他平原濟爲巨浸城外之

水高二丈餘城樓衝倒巷陌通舟市井失業啼  
號奔竄觀其所申不減於信州之水近觀朝廷  
分遣朝臣體訪水災及信而不及饒蓋分遣之  
初饒州之申未到故也被災之民俱為可念饒  
信接境不宜異同欲乞

睿旨令體訪信州之使就往饒州體訪所有賑卹蠲  
閣事體一併條具申尚書省取

旨施行庶幾仰稱

陛下視同仁之意亦免人心之缺望併取  
進止

七月

日朝請大夫行右補闕無

侍講

臣程元鳳上表

校文劄

臣伏觀二月初吉明詔誕頒申飭攸司載嚴秋  
賦深慮攷實之未至無以得學問純正器識宏  
遠之士欲寬以來之精以擇之于以收文王以  
寧之效陛下加惠多士至渥也懷才抱藝表偉  
斯世者孰不舒翹揚英求自見於君子道長之  
時臣至愚極陋無所取材凡鄉漕監學禮闈大  
庭之試皆嘗與校文之列場屋利病粗能諳悉

輒因陛下攻實未至之訓願陳一得之愚臣竊謂士生斯世螢窓雪案靡憚辛勤窮養達施期展抱負使日五色之賦或迷於春官固無由奉廣庭之對然鄉曲英之貢或遺於秋闈亦安得與禮部之選決科發軔端自秋闈謹之重之尤宜加意敢擬秋闈四事條列以聞一曰差官二曰命題三曰考官四曰雷同有出身者差之校文固也監學考試朝廷選差取之班行猶能審擇惟漕試鄉舉泛然而差凡有出身皆得沿檄去取之繆不可勝言蓋自比年以來冒濫滋熾

或捐貲假手或經營貿鬻或傳寫舊本或僥倖偶中科名榮甚曾次禡然俾司文衡是謂繆種甚至情於文義閉戶數字倦於批寫皂隸代書不能決擇覓卷隣房校文如斯暗投甚矣謂宜嚴飭漕臣預期採訪凡本路見任寄居有出身官必實有學問會論攸推然後檄差其或能有出身全無學術縱是見任亦不預考試之選至於主文之職關係尤重不必專拘教官或幹官職漕官中有卓然可稱者則差克點檢試卷庶幾衡鑑公明去取不繆此差官之法也經賦題目

貴得大體策題三道無問古今宜也蓋經賦以觀其能文論以觀其評議策以觀其通達之才設科之意豈苟然哉夫何比年以來習尚怪僻務爲虛浮經題則斷章截句意脉不聯賦題則跨越摘字整牙難讀發策則駕空成文無所稽據命題如此安有純粹之文謂宜嚴飭試院命經題則句法渾成惟更易詠脚自可以革其蹈襲命策題則參問古疑因所對精詳以見其該洽博雅之學庶幾文章浮僞實才獲選此命題之法也三場通考不專以頭場定去留前後申

明非不諱切柰何苟且相尚不復徧觀遂有三場不如一場一道不如一冒之說主司以此持論士習寧不兢趨於是穿鑿立說務爲新奇綴緝成文專事浮靡破題則巧冒頭則工終篇則苟簡後則場鹵莽文體之壞職此之由謂宜申嚴約束頭場雖合程度論策全不稱者不取論策文理優勝頭場雖稍平者不棄抑虛浮崇典雅取渾厚黜儉怪庶幾士務實學文漸近古此考校之法也雷同之弊皆由剽竊倘出曾臆何自而同前舉諸郡各差雷同官似可革弊但置之



簾外俾之先閱試卷汰去雷同然後入發考校則區處未當姑以中郡言之終場者無慮數千人考官不下六七員雷同官僅一二員以六七員考數千卷猶恐不精欲令一二員徧閱之其將能乎若非徧閱豈能見其雷同此區處未當一也又有被差之官先懷不平謂俱仕州縣俱有出身胡爲有簾內外之間於是執留試卷不即發入爲考官者始則兀坐無卷可考終則期迫不暇從容雷同未能革而考校反踈鹵此區處未當二也謂宜照省闈例雷同官亦在簾裏諸

房考中草卷封納監試監試對數泥封送主文主文更與點對除雷同黜落外其中程者批取或有文理繆者約元考官相與審訂務要所取精當主文所考之卷封送同點檢試卷官點對亦如之如此則一卷經涉三人可以得真才矣此革雷同之法也洪惟聖朝以文立國於選舉尤加謹重開寶則有諸路考試精選僚屬之詔太平則有擇清強官精加考試之詔咸平則有舉送必求實藝之詔列聖相承留意選舉進士一科得人最盛名公鉅卿光明卓犖勲在王室

澤被生民後世望之若神人然猗歟備哉陛下  
天涵地育日漸月化薰陶士類何其至也中阿  
之莪新田之芑不足以喻人才之盛得人之效  
增光祖宗可也然懷琬琰之珍抱棟梁之材不  
售於冬烘而躬耕於寬閑者往往不得自奮於  
鳶飛躍之下豈非陛下所謂考實之未至故歟  
臣僭陳秋闈之四事用俾選舉之萬分參之條  
制初無更張而於考實似不無補非特秋闈爲  
然蘭宮等試皆可推而行之臣愚欲望聖慈下  
之禮部編牒施行其有奉行不虔所取紕繆者

定照嘉祐指揮坐考官將見有司各共乃職以  
仰副陛下錄善庸藝之意多士幸甚取進止

二月

日朝請大夫行右補闕兼侍講

臣程元鳳劄子

備邊劄

臣觀今日之急務上下之所共憂者其惟邊備  
乎爰自韃虜陸梁闖蜀潰襄蹂踐兩淮邊陲懼  
其荼毒中國困於應酬幾年于茲矣中間匿形  
歛翼者寂然無聞說者遂謂其無能爲乎去冬  
入自郢復侵擾光黃今春入自豪壽侵擾舒蘄

驅虜強壯殺戮老弱劫掠牛馬焚蕩室廬邊氓  
被禍慘莫甚焉比有淮人自虜中脫歸者聞虜  
人言自淮河入轉一遭並無入攻撓次第今秋  
再來夫舒徐而來從容而去莫或撓之果何憚  
而不來乎屈指秋風近在目前既踐藩籬將闖  
門戶識者得不爲之瘳瘳乎陛下聖武布昭廟  
謨深遠迺者方田遊擊二策密運淵衷之斷允  
合備禦之宜爲臣子者稟受成筭胡敢不力迨  
今幾時收効悠邈何也臣嘗伏而思之嚴備禦  
固可以懾夷狄之心明賞罰斯可以課滿禦之

効賞罰者奔走人心之具也不待賞而勸不待  
罰而懲者世不多見則明賞罰以示勸懲烏可  
緩邪謂宜申嚴詔旨明諭邊臣有能隨其地理  
開墾方田使溝洫縱橫足以限戎馬畎畝闢治  
足以便耕種又能措置有方軍民無擾則照頃  
段之廣狹以爲推賞之重輕有能精選驍勇募充  
遊擊使屯駐得所足以便往來武藝精強足以  
壯聲援又能訓齊有法緩急可恃則照軍籍之  
多寡以爲推賞之等差方田歲增則賞視田而  
增遊兵歲益則賞視兵而益行之一邑而有成

功則俾之治一郡行之一郡而有常績則俾之  
治一路其或奉行不虔虛文爲欺則罰以示懲  
亦無輕貸曰賞與罰務在必行九爾邊臣孰敢  
不勉將見日增月益規模漸密彼如還潭之駟  
馳驟不能我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備禦之策  
莫良於斯苟幸虜哨之暫退而不爲再來之慮  
聽人心之玩弛而不知勸懲之方宸劄丁寧昭  
如揭日筭計見効茫若捕風倏忽棗紅又將倉  
皇無策矣豈不可慮哉昔隋之圖陳也曰將獲  
之際徵集士馬聲言掩襲彼既聚兵我乃解甲

再三若此彼以爲常猶豫之頃我乃濟師後卒  
如其言陛下內脩外攘方圖規恢視昔之立國  
江左者固不可同日語而狡焉韃虜飄忽去來  
似踵隋人之故智其可視以爲常內外者日而  
來踵人故待以猶豫乎惟陛下亟圖之或曰婦  
雖考如無麵何二策雖良如無事力何臣竊以  
爲不然傳曰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  
有用幹旋運用存乎其人耳衛文公徙居楚丘  
地狹民寡事力未裕乃能務材訓農通商惠工  
未幾三十乘以致三百乘之富何其易也況今

邊郡合上版曹之賦久已蠲除任一邑一郡一路之計者非有上供綱解之窘使能先手奉公不爲裏囊計則隨其事力以漸爲之無不可者又况邊頭科降朝廷未嘗少靳使孔金粒粟悉濟實用豈不能爲公家辦事哉我

孝宗嘗謂輔臣曰士大夫於家事人人理會得至於國事則諱言之卿等見士大夫可道朕此語孝宗之於臣下可謂察知之審訓飭之嚴也臣願陛下於邊臣既勵之以賞罰復申之以訓飭則莫不躍然趨悚然畏群然自效矣方田遊

擊二事安有不可行者哉取進止

五月

日朝請大夫行右補闕兼侍講

臣程元鳳劄子

辭朝劄

臣猥以疎賤幸遇聖明拔之冗散之中置之清華之選編歷繁職遂躡邇聯甫及斯年躡陞揆席有慚忝竊速懼顛躋倏踰歲籥之甫周曾無分毛之補報仰賴聖德昭格天人翕孚魚書夢而田里粗安虎賁奮而邊方屢捷比者搜揚缺典誕布明禋藏事合宮展謝慈宇悉獲澄濟萬

姓歡呼惟聖主至誠感神實宗社無疆之福第  
臣力小任重玩愒罔功燮理乖方咎殃頻見自  
秋入作殆類常暘之證四旬之內三燭鬱攸之  
災責實在臣何敢自恕以心志彫耗肌體瘦羸  
勉強支撐且見覆餗揆分久宜引邁實心當効  
駿奔幸茲熙事既成用敢瀝忱控籲伏望聖慈  
俯賜從願令臣解罷機政歸老山林實拜天地  
生全之造下冒天威臣下情無任激切屏營之  
至

第二劄

